



幸福 信服在主恩裡

信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因主用兒子麥克的經歷，向我顯明了祂大能的愛，讓我無可推諉，無處躲藏。

文／溫哥華教會 鄭鍵華



信仰專欄
蒙恩見證

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六〇年代中期，我出生於江蘇南京市，家裡一共有五人，我們住在部隊大院裡。我的童年是在狂熱而封閉的時代裡度過的。我們的教育是：江山是我們的父輩打下來的，我們要接下父輩的槍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如果你要問我什麼是信仰？我會回答你：馬克思、列寧、毛澤東思想！完全是個人崇拜！如果你要問我什麼是宗教？我會告訴你：宗教就是迷信！是政府統治人民的工具！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，全靠我們自己！只有愚昧的人才會信宗教。

就是在那樣的孩童時代，大院裡一位神祕的老人總是吸引我的目光，他穿著奇怪的黑色長袍，頭頂著一頂小黑帽，他的黑色和大院裡的綠色是那樣的格格不入。他的臉色在我的印象中永遠是蒼白的，但他的眼神是無法描繪的深邃、寧靜、不亢不卑，這種目光是我在那樣的年代裡，在任何人臉上所看不到的，也迫

使我向他禮貌的問候。而我就在這位老人的手中，第一次接觸到了《聖經》。「起初神創造天地……」我無法抑制自己的驚訝，一口氣看完了《創世記》，然後對他說：「小露公公，這可真是神話喔！」

這是神第一次在我還沒有認識祂之前，眷顧我！

為什麼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政治環境中，我還能有這樣的機會接觸信仰？為什麼家裡的兄弟姊妹與我一樣同進同出，他們卻從不曾去注意那位老人？更不用說能看到《聖經》了，一切似乎都那樣的不可能！尤其在我們所住的部隊大院的高牆外，堅持信仰的，多數被批被打，成了牛鬼蛇神。所以我的被揀選與最終能成為基督徒，既不是像很多兄弟姊妹那樣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中，也沒有大環境能夠接觸。但即使是這樣，慈愛的救主卻也是按著祂的憐憫與獨特的帶領，將恩門逐步向我敞開……。



學生時代，幸運與矛盾相伴來臨。個人崇拜主義隨著中國大門的開啟已被粉碎，使我得到了機會閱讀很多的世界著名文學，眼界更開闊，與此同時，年輕人的好奇卻又使得我無法理解，為什麼這些擁有高智商的文學家、哲學家，甚至科學家也會這麼迷信？我開始翻閱借來的《聖經》，斷斷續續讀了一段時間後，發覺這個神不慈悲，沒有憐憫，容易動怒。祂創造了世界又後悔自己所造，因此用洪水毀滅自己的創造。最不能理解的是，祂命令以色列人濫殺無赦，不論老幼……，這使我陷入矛盾之中。為此我去過上海教會、南京教會、杭州教會……，答案仍不得而知。

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工作，成家，為人母親……，一步步，於世人的眼中，我走向成熟。在日本求學工作的時候，經常有人來敲門傳福音，有一天我實在無奈地打開門，從那敲門的日本女人的臉上，我尋到了那熟悉的老人的眼神，讓我無法拒絕，就開門讓她進來，自此開始了我無休止的提問，並開始刁難。因為始終讓我耿耿於懷的是：按照對慈悲的理解，神不應該是叫人獻殺自己獨生子的神，也不應該多行毀滅。（在很多時候，人們強調宣講神慈愛的同時，卻忽略了一個事實：神不僅是慈愛的神，更是慈愛與公義並存的神！）

於是我得到了一本《日文版聖經》，並與她開始了一星期一次閱讀《聖經》的時間。接下來一次次的查經，一次次的交談，始終無法給我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，我自己也沒有信心，更沒有謙卑地把心打開，去接受這個信仰。但是我改變了對基督徒的看法，很多人是

非常有才華、非常出色的人，絕對不是愚昧才信宗教的。信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，只是我可能太理智了，以為做人只能靠自己。最後，以工作繁忙，沒有時間，其實也是自找藉口，拒絕了她。

宗教是迷信嗎？事實不是這樣！我知道歷史已驗證了神的存在。只是這位神是無暇顧及我們了呢？還是一直在關注著我們呢？今天我的回答：「是的！我相信！」因主用兒子麥克的經歷，向我顯明了祂大能的愛，讓我無可推諉，無處躲藏。

兒子麥克今年11歲。小的時候是個非常安靜，容易滿足，也不怕生的孩子，Lisa姊妹常抱著他說，和媽媽再見，他也真的舉著小手和我再見。因為他有安全感知道媽媽會永遠在那裡，所以才不會有恐懼感。他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但後來卻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煩惱……。

在他6歲的那年，因為婚姻的破裂，導致我得了刺激性甲狀腺變異，我的眼球巨大突出，眼皮無法關閉包住眼球，眼睛乾澀致使幾乎失明。在漫長的治療手術過程中，實在照顧不了兒子，無奈之下託付給Lisa姊妹的先生，將兒子送回中國。記得我是這樣騙他的，我告訴他阿公和阿婆邀請你去中國過寒假，只有五天！兒子開心地同意了。這一去就是一年，卻留給我終身的遺憾！

兒子回國後就被送進當地小學讀一年級，因為他不會寫中文，中國話也表達不清楚，沒有朋友，總一個人在學校操場兜圈子，並常被



老師留下罰寫50-100字作業。中國小學老師為了競爭班級高分數來獲得職稱評比及獎金，麥克便成了拉住全班的後腿。在中國老式教育的叫罵、懲罰、攀比等等壓力下，兒子成績優秀了，但性格變了……。

一年後，兒子回到了我的身邊。在我的面前他依然那麼乖巧，只是精神不振，哭聲比笑聲多了。我一直抱著僥倖的心理認為兒子只是仍處在適應的狀態中，時間會使他恢復正常的。不久學校老師找我面談，指出麥克性格暴躁，動輒就打人，上課注意力不集中，不按時交作業，不聽老師的指揮……，希望我帶兒子去看醫生。當時我認為老師大驚小怪，兒子只是因為一直交替在新環境中，而且帶了一些不良習慣，請老師多給一點耐心。在與老師抗爭的同時，我一邊給兒子加強各種課外活動，一邊私下看了五位家庭醫生和兒童專科，結論都是正常。所以我把責任都推到老師頭上。

由於兒子常常被請出教室，學習成績下降，難以完成學習任務。加上霸道不懂如何交朋友，不願與人交往，孤獨、離群，並且和在中國學校時一樣，總一個人在學校操場兜圈子。即便這樣，我還是盲目地四處帶著他看社區工作者，社會心理陰影工作者……。一年後，兒子的心情並沒有見好，悲觀失望、精神萎靡、食量增大，也逐漸和我談到死亡和厭世，甚至好幾次離家出走。那一年他只有9歲。

和所有的天下父母一樣，我眼見著孩子一天天的憂鬱不振，心裡很痛苦！終於抱著最後的希望走進了精神心理專科醫生——Dr. Loh的診所。這位在兒童精神心理專業工作了四十年的老專家，第一句話是：「麥克太可憐了！我難以想像一個孩子會遭受那麼多複雜的經歷，在我的病歷裡，有的孩子會被迫離開母親，但他有完整的家；有的孩子在破碎的家庭，但他有小朋友一起長大。麥克在毫無選擇下東奔西跑，他的精神受到嚴重創傷。」

是啊，麥克出生在日本，他剛滿兩個月時，我就回公司上班，六個月大時就被送進日本的保育院，一年後我們全家從日本移民到加拿大，從多倫多到溫哥華，又馬不停蹄地加拿大-中國-日本來回跑。從學前班到四年級他就轉了五所學校，幾乎每年轉一次，加上父母離婚造成的不安全感，還有中國教育的影響……，這一切所承受的刺激與打擊，使他對生活和生命產生了極度的不信任感，患了心理意志行動障礙。

我把希望壓在藥物上，同時也把希望壓在老醫生的醫術上。可是，在藥物治療期間，麥克出現各種各樣的身體症狀，如頭痛、腹痛、失眠、食慾不好等。對待同伴和周圍發生的事情很冷漠，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興趣，缺乏熱情。我的心像掉進冰窟裡……，這位將近四十多年閱歷的老醫生，是從斯丹弗利大學畢業，被B. C. 省教育局認定是兒童精神心理專門中心的老專家，如果她都無能為力，我們該怎麼辦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醫生告訴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叫我帶孩子去教會，她說，除了某某



教派之外，什麼教會都可以。

於是在Lisa姊妹的帶領下，我們來到了真耶穌教會。

當我們走進教會的大門，當我們看到兄弟姊妹那平和的心境，以及當我禱告時那喜樂的感覺……，在很快的幾個月後，我和麥克先後都得了聖靈。我很肯定真耶穌教會是我生命該停靠的站了！我們終於找到了家！

2008年8月17日我和麥克接受了洗禮。受洗後的麥克竟然轉變了，他不斷地努力參加學校的集體活動，成為學校非洲兒童集會募捐的帶領人，也變得樂觀、開朗，也和不同齡的孩子交往，加強同伴的友誼，他還用《聖經》指導我怎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。最令人可喜的是，他的成績也升為全班數一數二。在家長會上，他的班主任告訴我：「我沒有什麼可說麥克的，他的變化是令人驚喜的，因為過去我輔導過他……。」這是什麼力量呢?!在人做不到的，在神卻是凡事都能！

半年後，當我們再見到Loh醫生時，她驚奇地向我道喜：「麥克變化好大！好快！他是我所見到的孩子中病情最嚴重的，卻也是最快康復的。他可以減藥了，也不用來看我了。能告訴我妳是怎樣做的嗎？」我說我們倚靠了神！她看了我很長一會兒，接著說：「如果我照顧的孩子們的父母，都能像妳這樣聽我的就好了……，可是他們不信……。」



我知道Loh醫生想要說的話，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向所有人傳福音的目的。我不想看到有父母遭受到和我同樣的痛苦和經歷。我是特別被主恩待的罪人，祂親自用祂大能的手向我顯明祂自己，把我帶到祂的懷抱裡。

《聖經》說，那些沒有親眼看見神，就相信的，比非要親眼看見才肯相信的更有福。希望我的見證能讓你願意去了解，信靠這位愛我們的創造世界的救主。人有旦夕禍福，有些事不是我們能預測的。不要因為我們不能理解神的作為而不信神，神的智慧遠遠超過人類，我們不應該用人的智慧去評判神的作為，這就像我們都愛自己的孩子，但孩子們常常不能理解我們為什麼會管教他們。趁現在你還可以，請做一個對你人生和家庭最重要的決定吧！

如果我沒有遭遇兒子這樣的經歷，我大概不會把發生的恩典歸榮耀給神，或許根本就不會有神蹟來拯救我了！願一切榮耀、頌讚，歸給天上的真神！阿們。

